



边缘财经文学系列

你听我说

—— 大话水浒财经篇

■ 熊原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边缘财经文学系列

总策划：臧云鹏

你听我说

——大话水浒财经篇

熊 原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位灵芝

封面设计: 子 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听我说: 大话水浒财经篇 / 熊原著. — 北京: 中华
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3.5
ISBN 7-80100-807-3

I . 你 ... II . 熊 ... III . 经济 - 通俗读物
IV . F-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9517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11号

邮编:100027 电话:64153909

北京建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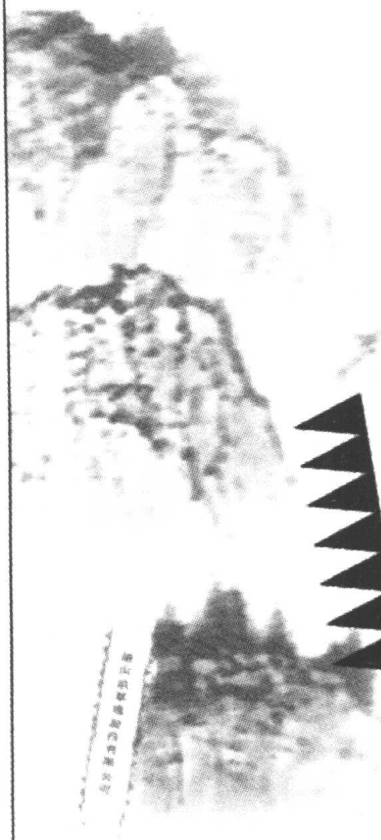
850 × 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8.125 125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7-80100-807-3/F.384

定 价:18.80 元



梁山泊草寇股份有限公司

曾经，在宋朝，有这样一个上市公司
它叫梁山。我想这样开始我的描述，
可是我不想讲给任何人听，
我老了，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还记得那些故事吗，
我也不知道后来的人们会不会
知道这些故事……

公司全称：梁山泊草寇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山东青州地区梁山泊

主营业务：劫富济贫，打家劫舍

所属行业：草寇山贼

企业性质：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理念：替天行道，忠义报国

企业法人代表：及时雨宋江

企业董事会构成：一百零八将

经营目标：上市、上市、再上市

联系人：熊原

E-mail: xybirdl@sohu.com

目 录

第一辑 你算一只什么样的鸟

你算一只什么样的鸟	(3)
一个梁山小喽罗的回忆录	(8)
贫穷是一种病	(17)
谁是谁的谁是谁	(22)
大抵如此	(26)
天上的石头和一百零八个人的排行榜	(30)

第二辑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37)
收下我吧，梁山	(43)
高俅发家史：风情万种的那一脚球	(49)
本来就是马，鹿在哪里	(56)
公司人际关系考	(61)
尊敬什么，怎么尊敬	(67)

第三辑 春江水暖或者比尔盖茨来了

春江水暖或者比尔盖茨来了	(75)
--------------------	------

四大寇	(79)
口吐莲花	(84)
浪子燕青的空手道	(90)
说英雄，谁是英雄	(98)
侏罗纪、鸟和红旗下的蛋	(103)

第四辑 搭上一条通往巴黎的慢船

搭上一条通往巴黎的慢船	(109)
抱着小牛过河	(115)
徽宗年间的故事会	(118)
《江湖日报》的一个体例	(122)
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126)
几年后的阿甲和陈桥驿的小校	(130)

第五辑 怕黑的女人和她水中的四个倒影

怕黑的女人和她水中的四个倒影	(137)
对岸的少女和青面兽	(144)
念奴娇	(149)
公司搬家记	(155)
九张机之我的纸里包不住你的火	(160)
情人节里的斑斓根	(165)

第六辑 重阳节前的菊花论坛

重阳节前的菊花论坛	(171)
对话	(177)
过年，过年，公司也过年	(183)



偷窥的汤姆与空中飞舞的美丽泡泡	(187)
渔家傲之烧饼没有感觉	(192)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公司	(197)

第七辑 谁家的芝麻花卷谁家的酱

谁家的芝麻花卷谁家的酱	(205)
屠龙之技和一把勺子	(210)
动物园里的驴子和洗白的煤	(214)
八声甘州之乐和自祭	(219)
胡言乱语之经济学家	(225)
写给云里金刚宋万的悼词	(230)
梁山年谱：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兴衰	(234)
后记：多余的几句话	(247)



第一辑 你算一只什么样的鸟

你算一只什么样的鸟

一个梁山小喽罗的回忆

贫穷是一种病

谁是谁的谁是谁

大抵如此

天上的石头和一百零八个人的排行榜

你算一只什么样的鸟

作为一个对于天空和飞翔充满敬仰的人，我很快乐地看到了很多以鸟来命名的企业，作为目前经济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的叫作公司，有的叫作集团。我说的不是所有的企业，我只能说说我所了解和看到的一切。我看到和了解最多的是那些高校企业，很不幸，我目前正为其中的一家服务，那就拿我所在的公司说事，这样真实点，也自然点。

既然自称是鸟，自然有其物种的共同性：拥有一对发达或者不发达的翅膀，有或者曾经有过在天空飞翔的经历，比如还能飞得很高的老鹰和麻雀，比如偶尔飞飞的山鸡和鱼鹰，再比如只剩下“有时想想也是好的”念头的鹌鹑和养鸡场里的鸡。如果庄子嗑药之后看到的鲲鹏确有其事的话，那我等肉体凡胎也只有和那神圣之物在梦里相见，互诉衷肠的份儿了。

以鸟类自比，无非是取其翱翔蓝天和志向高远之意。比如在北京早晚高峰时蠕虫一样前行的公共汽车上，我就特别渴望自己是一只鸟，有一双有力的翅膀能够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和每天勾心斗角的幸福人群，平安快速地回到



相距单位半个北京城的小屋，尽管没有温暖的老婆怀抱只有一盏孤零零的昏黄的灯，喝杯开水也要自己动手点燃煤气。就是像瑞典童话里那个骑鹅旅行的少年也好呀，我胯下有一只雪白的大鹅，日行八十，夜走百里，恍惚之间我也会飞，恍惚之间我也是鸟了。

曾经有挥斥方遒的高人指点江山：未来中国经济的热点在北京。一个个土鸡变凤凰的鲜活例子让人不由得得不信，隔壁胡同的张三转眼就成了上市公司的张总，呼风唤雨，像一只快乐的猪找到了一大片散发瘴气的泥浆。江湖一片骚乱，好事者私下传抄的武林秘籍，封面就是四个斗大的字：资本运营。红彤彤得像是股票暴涨时的笑脸。亢奋之中的朋友没忘提携生活不是很如意的老朋友：同去，老Q同去。于是夹杂在过江之鲫的人群中，我又回到了离开十年的北京。

接下来的情况是仿佛来到了几百年前的梁山。我开始学习如何做好一个有前途的小喽罗。聚义厅里好汉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监守自盗，坐地分赃。傲啸山林之余，还不忘擦拭金字招牌投在山寨楼梯上背影的碎片，据说这叫文化。董事会的排名是充分学习了水泊梁山的先进经验，借鉴了美国华尔街最时尚最性感的管理经验，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校办企业特色的光辉道路：玉麒麟卢俊义根红苗正，自然要做第一副总裁，但是无职无权，主要是照顾他原来在大名府“卢员外”的名声。朱仝排第十二位，鲁智深排第十三位，武松排第十四位，这比的不是武艺，只能说是朱仝救过宋江，和宋江的私人关系密切。宋清就曾得意洋洋地在办公楼的楼道里晃来晃去：“就是要照顾



到辈份关系，长幼有序，怎么样？宋江是我亲哥。”

排名榜上的一百零八将齐心协力，像对待一块洗干净了的猪肉一样，把水泊梁山放进了热气腾腾的柴火灶上翻炒，厨房外香气扑鼻，锅盖却捂得严严实实，生怕别人看到里面除了水还是水，梁山概念只是一轮水中的月亮。而公司本身也就成了一口被快速催肥的猪，体内除了空气就是等待上市融资的肝肚肺等器官。“这里是讲政治讲得最好的地方。”轮到我值更的时候，一个和我一样身份的小喽罗悄悄地告诉我，我想接着往下问点什么，他在嘴唇前竖起了一根中指：“不可说，不可说。”

日子在晃晃悠悠地向前翻着日历，我开始慢慢有了一点骑鹅的眩晕感觉了。需要北大图书馆系毕业的朋友，才能帮我理顺这一大堆根目录子目录一样的、头顶同一块水泊梁山牌子的分公司和关联公司的名单。报刊媒体隔三差五地公布某个上市公司喝醉了的苍蝇一样，落入我们精心编织好的蜘蛛网的消息，这一切就在我的身边发生，可是我没有一点感觉，我知道的只有我所服务的部门在不断地搬家，从东城到西城，有时就是要花钱，有时就是要省钱。

据说如果不是山大王宋江英明果断地制止了的话，我们有可能再搬到天安门旁边，这样离主席的纪念堂近些，也离全国人民的敬仰近点。再有就是风吹草动的报纸影响了我们公司的股价，若不是指手遮天的董事会，别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无边落木萧萧下了，收盘价就是奔流到海不复还也未必可知。现在的股价慵懒得像赖在床上的女人，脑海里的兴奋还没有消退，可是四肢确实一点也提不



起气力。

头领们的房车问题和子女上学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解决，小喽罗们便得到了山寨精兵简政裁员减薪的红头文件，据说这是和两年前的网络危机密切相关。扁平化管理的结局是让一个群体变成了一条体格庞大、大脑容量等同于一只蟑螂的恐龙。可恶的小动物在去年腊月二十三咬了它后腿的脚趾头，今年十一的时候这个信息终于传达到了大脑。大脑毕竟是大脑，人心思危了好大一阵，头领们摘下面具，怒目相向，拔剑砍翻了几张质地优良的办公桌，顺便在部门和名次之间做了一些必要的交叉跑动和幻影移位，结果食堂中午吃饭的喽罗人数少了一半，剩下的从上至下从头领到喽罗一水儿地减薪百分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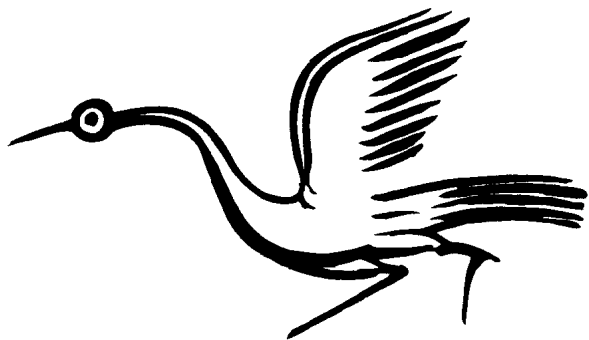
6  一个小喽罗在山寨门口席地而坐，号啕大哭：“他们吃肉的时候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现在连看的机会都不给我，这是赤裸裸的抢劫！他们有什么权力以梁山的名义亵渎神圣，有什么权力把我扫地出门？”几个保安充满同情地揍了他一顿：“傻X，还不明白，就是让你做个道具人家好上市融资，现在用不着你了，你还唧唧歪歪的，就是抢劫你怎么着？以后还想不想在北京混了。”

正巧从旁边路过的我低着头快步走过，连忙合拢善良的睫毛遮住胆怯的眼神，生怕连累到自己无辜的肉体受苦。怦怦乱跳的心中突然浮现出一只雪白丰腴的大鹅的形象。那只大鹅在夕阳余晖下的梁山水泊蹒跚地想要飞起来，由于信息通报及时，人们自动地为它围拢了一个卖把式必需的圈子。它一边活动着自己的脚腕子，一边手上也没有闲着，大把大把地撕扯下自己身上的羽毛，放进嘴里

大嚼，脸上还有些迷离的光，像是打了鸡血。而且它说的很坚决：因为我是鸟。可能接下来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台词：有这样一种鸟，它生来就是要飞的，除了死亡什么也不能阻止它的飞行。它拔毛的速度很快，可是怎么也没有滑行到飞的境界。结果它真的急了，疯狂地继续拔，很快只剩下了一大团注了水的肉球在泥土里翻滚，嘴里还不甘寂寞地叫嚷着：再有一分钟我就能飞起来。

细心的看客都在饶有兴致地看着，肉球还真的飞了起来，以一个完美的不规则的动作脱离了地面，没等人们再眨一下眼，就结结实实地平摔到地面，变成了一张形状很美的肉饼。而且肉饼还会说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飞得更高。我是鸟，我真的是鸟呀。

其实最可恶的还是看客中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他曾经因为成功地看穿了皇帝的新装，得过年级的两朵鲜艳的小红花。这次他换了一种语言，用非常地道的北京话喊了一嗓子：你丫算只什么样的鸟？





一个梁山小喽罗的回忆录

残阳如血，荒草横生，又是一个黄昏。真的想说点什么，可惜我只会操练武艺不会做诗，就是感觉看到这些心里堵得慌，想说点什么。今天我没去水泊里打鱼，早晨起来就觉得腰有些酸，身上的几处箭疮也突然变了脸，一起和我叫起了劲。算起来从梁山泊招安上市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我也变成了一个手脚颤抖眼花耳昏的老头子，而且记性也不好了。

几天前孙子问我宋大王当年的往事，还要和我用现在流行的理论好好探讨一下当年梁山的得失。小孙子也是一条精壮的汉子，练了几天我从梁山学过的武艺就直喊过时，就想学连环马和钩镰枪的本事，你一个打鱼的学这些做什么？还是练练臂力，撒网收网，多打点鱼是真的。我说了他两句，他就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像他那么大的时候，我都在梁山呆了好几年了。现在的孩子呀，唉，不说他了。

现在很多来这里游玩的人都想找我问问当年的梁山，当年梁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些头领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宋江是不是真的是个黑面慈心豪爽仗义的矮子，卢俊

义是不是真的玉树临风长得很帅，霹雳火秦明的脾气是不是真的很暴躁，一丈青扈三娘的个头是不是真的很高？我装作耳朵聋了听不清别人的问话，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再来打扰了。

四十多年前我是一个梁山边上打鱼的汉子，梁山当地民风剽悍，我也跟着别人胡乱学了些刀枪。白衣秀士王伦来到梁山的时候，正好搭上了我的船，他对我说：干脆你也来入伙吧，做个公司的职员不比你做个小作坊要有前途吗？你要是答应上山了，我的船钱就不给你了。我想了想，还是跟个老大出来混有前途，就没有再和他提船钱的事，和他一起上了山，加入到了他的公司。

王伦公司经营得谨小慎微的，每天都要那几个识文断字的喽罗帮他分析市场，生怕政策有变。零星挣点小钱就很高兴，要是有一天没开张就发脾气打人，那样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打起人来可真狠。他总骂我们是废物，不能帮他挣到钱，笨蛋不说人还懒，弄得我和几个关系不错的兄弟在背后直后悔自己上了贼船。偶尔做了一单劫掠单身客人的生意还拿不到业务提成，最多一顿酒肉就打发，如果再问他要他就威胁要赶我们下山，山下的捕快可正等着立功呢。

后来林冲来了，一看人家就是一个特有本事的人，在朝廷培训部做过高管的人就是不一样，他提出的很多管理方式和经营观点都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可是王伦不信任他，总是在背后找人了解林冲有没有做些私活，还警告我们几个要帮他看着林冲，有什么不对一定要及时向他汇报。王伦对我们这些下属也是这样，他特别喜欢总去找他



谈心的职员，我们在下面说话都很小心，人家给我们一口饭吃我们也要对得起人家，这是每个出来打工的人起码应该具备的职业素质。

晁盖他们上山的时候我就感觉形势变了。王伦非常紧张，好像一只弓起脊背的老猫，他脸上的肌肉勉强地堆出了一个微笑，比哭还难看。他们在聚义厅里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我们也在外面偷偷地议论，大家都认为公司要换一个领导才能看到希望，对于自己将来的命运有些拿不准，老话不是说了嘛，一朝天子一朝臣，也不知道自己不能在这家公司呆下去，听天由命吧。聚义厅门开了，林冲手里拎着王伦的首级站在门口，不由自主地我们一起跪了下来，不管怎么说，公司一定会有新气象的。说实话，在梁山呆了一段时间，还真的对这里产生了感情，真的让我跳槽我还真的要好好想想，谁愿意整天跳来跳去的，踏踏实实地做点实事不是很好吗，不是说山贼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吗？

我不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我的船撑得不错，箭也射得很准，我想在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做一个好职员。晁盖入主以后我看到了希望，那时我们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什么来钱我们做什么，公司一下子就做得很大，晁盖为人也很豪爽，我们这些小喽罗只要卖命，总能得到奖赏，大家都很快活，闲下来的时候还总能和新上山的头领一起聊聊，听听别的公司的做法，顺便请教几路武艺。日子要是这样下去该有多好。

晁盖送葬的那天整个梁山都是白色的，白衣白甲。宋江带头我们大家一起哭，惨雾愁云锁梁山，弄得太阳都不

